

(血熱)

畫室重生史

銅牌督理

[illegible]

上海三西施合傳

大餐廳中，故作架，敷以白布，儼然大餐堂也。西施輒坐屋隅一凳上，聞出肆進，環顧往來，每日夕陽西隱，學子散歸，說笑於此，一日，大學生四，作戲，戲西施，戲餐於此。醉翁之意，山水之間，故示放浪，出狎一語調之，西施不為動。明年生若干人至，教員人學有泰西風，每年夏季，不新生入校，其新級者必俟其結合尚未鞏固，用武力征服之，使事勢動盪，不敢反抗校長知之，不追究也。此風至今久矣。三年生，猶未盡陷，兩習相沿，適以爲憾。故四年兩級，積不相能者久矣。三年生亦辭離也。視四年生，無狀，頗氣。四年生則二年生人，亦忌之。西施隨後者，躬事當爐，又與一年生，結二年生，結三年生人，舉以爲傲，誇詡之。事關於校長、校長西人也，五六人并居一室，終生用武，杯盤桌椅，盡毀，事關於校長、校長西人也，五六人并居一室，退之，並於中學以下學生，不得濫水主運動場，而西施則答不在於大餐廳，惟聞見之耳。此二西施也。

(炎炎)

鴉屁股
(羽赤壇)

恩將帳誤所中百餘人、一并釋出、隨與立功二、不須領官兵一人、騎營我、我自有入、官兵不良、我帶不來也、三、軍械許我自檢、四、重賞之下、乃有勇夫、我兵最多不過三百、請月給千人全餉、不責他報、五、自由動作、不受前方調節部勒、五者缺一、我不取去、今日見大帥、無非而試讀句、我不諳讀、且期又不可達其意、請免此一次禮數可也、

者想錄鋒、應之曰、不妨、定要去、去、的這話、話在我身上、特再回去、你不必留口見而面、照中常理、即別能、你此時非實用、不用着什麼儀注不儀注、於是此老整裝、衣隨可獄出、見面歸來、居然滿意、不日、

聲候誤所中人、空所領出、假裝激、軒轅宮爲辦事處、分派軍糧書記、即召集將士在外時、結多亡亡、即朋友百餘十人、草草編練、十之亡、即整隊出發、隨行有牽家婦者、妹、我服

方我少小時、怕貪喝屁股、使著試一嘗、反胃惡其味、此股非不佳、母乃近見某國、及我久習之、居然能吞者、良辰聚國、重慶佐合體、肥如吳羊、兩跪者學歐陽、座皆餐餐食、我尤恣狼狽、西風掃落花、笑倒客無數、方將悲悲生、欣快幾來、吳味非有殊、而極過分割、乃知口腹微、亦有冥冥主客、同嗜徒、盡謝力須努、

之猪披黃一朝而、入軍大探其色、四老編食者、知人之、臣已探也、不走稍有禍患、乃靈夜拔回省、入見帥座、大蒙笑、略略笑以五品藍翎、趨正事、饒饒而、妒己之官軍萬餘、亦將到、四老編知不可留、乃在庭友、女以同、語中約以異日、隨行武裝、別送、平距省城六百里之、四老編連、四老編連、爲西南之柱石、

中國唯一偉大影片
透明的上海

現攝公擇
已竣日映
大中華百合影
片公司出品

南北戰場

傳道尹與開市公所。嚴陣相持多發等十處、此次之事，綽綽有餘自先例
日，結果，聞尹乞援於警察，突被陳
兵，據公所而有之、或間於突賊陣
情形者，請以戰喻、可見各職員之爲
人矣、

公所內部組織：計稅務、工程、總
務、衛生、文牘、統計、票照、繕籍、收
官治之職員、多集於其防禦以內云、

試電記

晴苦之夕，兩客悲中，座有六子，皆嶺南也。夜漏已沉，談鋒轉挺，漸漸涉獵，近刊之諸記，一客奮然曰：子聞一事，頗足以供讀述記者，頗安所待魏史公乎，余曰：子第言之，陽秋事關，固弗敢任，談場速記生，猶優爲之也。客曰：自女子剪髮之風盛，有理髮店老板得風氣之先者，競爲特設女浴室，而一般待詔先生，歡迎諸姑姊妹之熱誠，亦較伯叔兄弟爲高，廣生之油，香亞之粉，一月之耗，幾以噸計，濕潤如某女學公使夫人出產地也，個中翹楚，無不削髮覆額，後髮披頸，蓋不如是，不足以適未來公使之盼，今人勸武剪髮女子爲赤化，自視視之，非亦化，真黃化耳，黃者何，黃金也。校中有DOD女士者，秀外慧中，機智過人，一段翁鬆，推爲高材，國文教

大石車轉溝記

東東鬼公子，聰明年少，貌名宇都，有寡人之狀，平日必奸回，淫亂，且季常辯創設之，以成影片公司，專演噱，大推油水，驚異衆矣。乃日惟阿佻於彈指之間，瞥眼於私門之內，抱開心主義，而直衝突於武，嗜香之，於藝事非謂女明星之似相識，乃其翻騰海記市，則彼姝於大千世界，實非女畫師小東洋一度介紹者也。

亦步亦趨，見與被姝同行者爲，嫵

踪星記

編劇梅女士，自演空谷園飛，黎明陳海，振振其詞，後即深夜而出，每日居家作戲，故敵戲院舞場，久居一隅，故曰。芳踪，惟女士職尚未精，故每戰戰，心戰戰，日上，意，然仍樂之不倦，日晝一戰，晝夜不已，絕不言，荷，絨

日 踪 星 記

雲云。

女士：自透明的上
半，殖遠外史。將開
來大廷特延以補
之不足。昨與兄之
生私園。吹柳細草
綠彩、舟遊之餘復

王吉亭君于「多情的女伶」

名伶所演功一與某主
演之傑作成功一片也。繞
汗淫淫騎而不止。所御訪
綢繆狼狗追五時始去而該
廐已力竭聲嘶矣。

疾症發、幸無染于骨氣
的女伶」、宅無架于習氣

稱絕世影界中之難得者、

新水滸

第三回 梟標野搏逐去頑頭人 電話叮咛何來弔膀客

黃面佛道：依你之見，便該怎樣？那人道：好漢亦知赤髮鬼其人否？黃面佛道：聽說他的朴刀很是利害。但依鄙人想來，也不過關得奸細罷。見得平常那人道：不然！不然！赤髮鬼的朴刀，專走人家下二路，委實厲害。你不要小覷了他，此去三百里內無人敢和他作對。好漢如要安全，除非向他打個圓說。好漢孤身保着許多客商，要一路上力敵羣雄，雖則未必失敗，但也很覺吃力。況且俗說強人更有強人制，倘遇疎失，好漢未免名掃地，所以依我看來，不如化上一二百兩銀子，反可省却許多力氣。黃面佛本來豪爽非常，便這正好，我就拿出一百兩銀子，叫他紅面扎，變成一個通紅的老頭子罷。衆人正說得入港，忽聽得喊殺連天，人馬喧嘩，不覺吃了一驚。

薛大塊頭之流，也頻頻目之，察其意似曰：彼賊可以半易馬了。公子乃訂出世界門，緊步跟之，跡其何往。越街過矣，一直走去。向右轉矣，霎時而入大慶之招矣。彼賊公子自報以沒天，乞之以鐵手，公子趨而不迭，同仰後門而入，視其地，略然笑曰：是困莊也。公子直入深閣，旋叩芳名，曰：阿嬌。阿嬌待公子如徐客敬煙也，進香也，携香也，摩股也。公不應，觸周到，公子戀戀不忍去。阿飛時時飛明，飛不言不飛。公子復

已有三點矣，急狂奔而歸，則夫人已正坐繡閣，預告無恙。三卯也，公子托詞愆之，待舊鼎新、青鳥過，又是明朝、皮牛適、滿山梅、下角小生絮不飛來時，公子約與俱去。日如燭照，猶狗好夢方醒，見一婢曰：夫人以有飛圖入夫室，難言時而呈覽，擬紫禁如楊梅，於是適發以上藉。阿嬌粉白，容光益盛，適發無性。阿嬌歎曰：公子乃下動員令來，不飛時時飛明，飛不言不飛。公子復